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常言道
第十六回 半世經營無隻字禍因惡積 一家歡樂得雙錢福緣善慶

《西江月》：作惡遭逢決惡，循良際遇必良。從來天道自昭彰，報應疾如影響。為善自然得福，貪財立見垂張。世人若要子孫昌，切勿以錢為尚。

話說錢百錫聽了墨用繩的言語，要起空中樓閣，同拆了匠商議了一番。辦幾根濕木梢，幾根陰架綳子，起造樓閣。但見：囫圇木頭，未經鏟削。銜堂裡難拽，毫無寸尺；板門上打折，如釘入木。作梁個作梁，作柱個作柱。

斧頭吃鑿子，鑿子吃木頭。想要一邊打牆，兩邊好看，為何磚兒能厚，瓦兒能薄。用幾根出頭椽子，必須要借溝出水。打幾個急水裡椿頭，砌幾垛螺螄殼打牆。

墨線彈弗准，倒會牽鑽眼。石腳擺不定，弗是老把作。

壓火磚頭無一塊，吹木屑的很有人。

費盡心機造成了一座空中樓閣，外貌倒像花描，其實卻是弄險。此等規模，豈能耐久。

一日，錢百錫又要擺桌子，邀幾個酒肉弟兄，男女混雜，一家齊集樓中，歡呼暢飲，不提防那樓閣晃了幾晃，唵喇一聲，轉瞬坍了，樓閣中人盡皆合死。當日錢士命為了金銀錢，害死了多少人，到今無幾時，一家化為烏有。正是：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墨用繩聞得坍了空中樓閣，走來一看，只見一堆坍屋，不曉得其中合了多少人。見有一堵牆壁，尚未坍完，扳開了一塊磚頭，要望望裡面，那知倒壓著自己的腳，牆壁又倒在身上，也做了一個壓壁鬼了。正是：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

沒逃城內那些有名的小人，盡皆去世。那無名小人正還不計其數，大約總是一流人物。即如能醫、說嘴郎中、爛好人等，雖屬無關輕重，終不離乎小人風氣。大人久已深惡痛疾，必要殄滅小人。將厚土填高，使世上永遠不出小人，真是探本窮源之大作用。那時大人遂攜了時運來的手，同至小人國，遣人遍處填高，小人滅跡。到了獨家村，但覺荒涼一派，滿地瓦礫，僅存夢生草堂扁額一個，又經朽爛不見字跡，只剩有「堂」字的字腳一畫，略動一動，連這字腳也盡行不見了。時運來觸目心驚，喟然一歎，遂口占一闕《黃鶯兒》道：有數本難逃，勸人生，安分高。欺心自有天知道。

強的莫驕，弱的莫焦，到頭善惡終須報。放眼瞧，行兇霸道，那個好收稍。

大人道：「你要曉得，此等小人各有其名。」時運來道：「願聞。」大人道：「錢士命喪心病狂，名為自道人。施利仁欺貧重富，名為勢利人。哇炎、馮世吮癰舐痔，名為勒脫人。

刁鑽奸狡巨滑，名為奸險人。賈斯文裝腔做勢，名為腴腆人。

萬笏枉生癩死，名為垃圾人。墨用繩死貓活賊，名為欺心人。

邛詭人貧志短，名為命窮人。邛百草人窮性富，名為魔倒人。

脫空祖師到手為財，名為渾帳人。化僧窮奢極欲，名為無徒人。

錢百錫揮金如土，名為懵懂人。皆不知金銀錢的大道，各執一見，隨境遇以移性情，這是錢用人的人，不是人用錢的人。就是那婦人女子，也盡皆不知大體。婦德、婦容、婦言、婦工、一些不曉，多是見短識薄，心高氣傲，貪吃懶做，愛好輕狂，重賞財，忘廉恥，、性悍戾，心嫉妒，無所不至。只為地土蠶薄，故生此等之人。」

正在談論，路旁閃出一人，接口道：「大人可曉得，土薄所生的人，形體都未完全，比人各少一件。」時運來道：「看去宛像個人，並未見他少了一件。」那人道：「少在裡面，不在外貌，故人皆不見。」大人道：「他們所少的是什麼？請道其詳。」那人道：「那錢士命是沒有天良的，這個人：肚饑不消三碗飯，困來弗消一忽眠；銅錢眼內還筋斗，一代新鮮一代黠。」

那施利仁是沒有面肩骨的，這個人見了：大佛磕磕拜，狗眼看人低。

世間無難事，只怕老面皮。

那哇炎、馮世兩人是沒有面皮的，他們說道：為人在世烏嘈嘈，只要身上暖熱肚裡飽；怕嗜面皮老，願呼大卵脬。

那刁鑽是沒有本心的，這個人：滿面笑呵呵，心內毒蛇窠；口甜心裡苦，面和心不和。

那賈斯文是沒有肩架的，這個人：硬裝喬，鬼做刁，抬身價，口為高，見行家，難廝招，強撐持，舌也蹺，做盡了，虛圈套，耳通紅，腳難跑。

那萬笏是沒有靈性的，這個人：蛙鑼高叫出身低，伸出頭來惹是非；貪嘴不留窮性命，草鞋頭上一堆泥。

那墨用繩是沒有肝膽的，這個人：人心不可測，莫信直中術；一嘴弗明亮，兩眼墨粹黑。

那邛詭是沒有肚腸的，這個人：逆風點火自燒身，莫道無人卻有神；一兩黃金四兩福，橫財不富命窮人。

那邛百草是沒有竅的，這個人：有的掉，沒有傲。

他馬莫騎，他財莫要。

羊肉弗吃得，惹了一身騷。

那脫空祖師是沒有腦子的，這個人不曉得：吃不窮，著不窮，思算弗通一世窮。

搭著黃牛就是馬，外頭霍獻裡頭空。

那化僧是沒有筋骨的，這個人：朝晨種樹夜乘涼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辛苦賺錢快活用，小人得志便顛狂。

那錢百錫是沒有目朵子的，這個人果然：愛賭身貧無怨命，貪花死也甘心；門前大樹好遮陰，有福不可享盡。

此等人，人身尚未變完全，原不可有於人世，虧得大人鼎力填高，使他地土豐厚，自此小人不出了。小人不出了，自然君子道長矣。」大人道：「仙長何人？乞道姓名。」那人道：「他何人我是誰，並無姓名。」時運來恍然猛省道：「原來就是魃人，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魃人道：「指引你到小人國去，並非惡意，不過要你見見此等人，可以懲創逸志。既復遇見大人，即可感發善心，要使你得性情之正而已。我去也。」轉瞬不見。時運來道：「原來這等人各有欠缺，所以比人有異。」

大人道：「魃人已去，小人已經殄滅，土風已厚，從此天下無沒逃城矣。心事已了，我們且歸故土。」時運來遂同大人回國。

在正行道路行走，步至情理中，抬頭忽見一股光明正氣衝來，內中現出一個金甲神祇，就是才出門時夢中所見的這位神道，手持一對金銀錢說道：「時運來，今日你的名兒不比從前，這是你的子母金銀錢，快些收去。」

言畢，忽然不見，但覺兩個金銀錢已在手中，正眼細看，一個就是落在水中的子錢，一個就是父親時行善所說的母錢，正是天生的一對，拿來收好，也無過還我故物，不甚驚異，從前失時不悲，今日得時不樂，坦然心地，仍與大人同行，不無略動思鄉之念，不免面露愁容。大人早探其意，向時運來道：「時先生，人之相處，聚久必散，你我雖相契深厚，終無不散之理，以後不必形交，只可神交。先生離鄉已久，我早已安排大船，送你渡海回家。你意下如何？」時運來道：「彼此灑脫，無庸依戀，又承濟渡，謹遵台命。」大人遂邀同好好先生、謙謙君子來至海灘，共登大船，相送而去。但見海灘上起了一隻海亭，來時踏著這塊瓦片，卻翻身蓋在海亭上，行至海中，卻見這條保佑的困龍在雲端飛舞，正在昇天。正是：瓦片也有翻身日，困龍也有上天時。

海中卻無波浪，來往船隻，盡是平穩而行，沒有一隻使順風的，看看來至彼岸，正是中華地界，海岸上的人見了異樣大船，盡皆驚駭，個個稱揚，人人羨慕。時運來毫不在意，藏好金銀錢，告辭了大人登岸。大人道：「時先生，」此刻我們雖然分手，你我

神交，與天地休。」時運來道：「小生身回故土，一心不離大人左右。豈敢有忘正行道路。」大人道：「你我相交，原不在於形跡。你穩步回家，我去也。」大船早已開行，一逕回大人國去了。時運來此時望舊路而回，氣色態度，端的大不相同，回想名稱時伯濟時，宛如隔世。正是：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

時運來歸了兩個金銀錢，回至家中，拜見了父母，相見了兄嫂、妻子，但覺父母歡欣，兄嫂妻子和樂，一家老少安好如故，骨肉仍舊團圓，天倫永遠敘樂，便口占一絕道：翻身跳出是非門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一念不忘天地德，寸心常感祖先恩。

時行善道：「你去遊學多時，所歷何地，所遇何人，金銀錢子母可得團圓。」時運來遂將一對金銀錢奉上父親，把出門後在海灘失去金銀錢，如何落水，燧人相救，如何入了小人國，遇著錢士命，如何遭撻，見了施利仁、眭炎、馮世如何奚落，邛百草借錢不遂，如何挑唆萬笏，如何含血噴人，賈斯文如何拖人下水，刁鑽如何冷笑，一脈塢中有墨用繩，前世寺內有化僧，脫空祖師的法術，邛詭的被殺，錢百錫的行事，後來得濟摸奶河，大人殄滅小人國，自始至終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時行善道：「原來世上卻有這等的人，人性本善也。只要能復其初，過而能改，則復於無過。錢士命若得疏財仗義，倒可做個仁人。

施利仁若是居心平等，卻是一個能人。眭炎、馮世若是心存羞惡，還是一個庸人。刁鑽若是公行正道，也是一個解人。賈斯文只要忠厚率真，便是正人。萬笏只要安分守己，便是直人。

墨用繩只要居易俟命，便是好人。邛詭苦守清貧，倒是高人。

邛百草勤心勞力，無過苦人。脫空祖師帳清理直，實是明人。

化僧清心寡慾，尚是個趣人。錢百錫量入為出，豈不是個福人。

可惜，這等人投錯了胞胎，生在小人國內，所以各執偏見，盡為金銀錢所累，不明金銀錢大體，幸得大人將他風土轉移，可保將來世上不生此等人矣。然此等人，正可為世上人說法。試將此等人一一遍告世上：那錢士命有財而謀財，不肯用財，一味的重財，世上的重財人聽著：

《如夢令》：

錢果如泉水滾，不息川流轉運。造物忌人兜，一泄如注必盡。毋吝，毋吝，樂善好施最穩。

那施利仁、眭炎、馮世，只為愛財貪財，所以趨財。世上

的趨財人聽著：

其二：

冷暖心腸宜屏，何必豪華堪敬。貧乃士之常，人品在乎德行。心正，心正，富貴窮通平等。

那刁鑽、萬笏、賈斯文、邛詭、墨用繩，只為無財而想財傲財，所以求用。世上的求財人聽著：

其三：

心仁而行高品，大道生財亦順。勉強想銀錢，終究毫無所進。安分，安分，君子固窮務本。

那脫空祖師、化僧、邛百草、錢百錫，有財而無財，無財為有財，以他人之財為自己財，所以輕財。世上的輕財人聽著：

其四：

本號財源如水，今古流通不滯。天物莫輕看，消長盈虛隨你。休費，休費，潑水欲收難矣。

天下有金銀錢，乃天下之物，天下人得之，天下人失之。待之務須輕重他，須要在恰好處，所謂不偏之謂中也。

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

江山留勝跡，我輩復登臨

水落魚梁淺，天寒夢澤深